

陈先达 / 著

哲学闲思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53/22

2008

哲学闲思录

陈先达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闲思录 / 陈先达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303-09197-3

I. 哲… II. 陈… III. 哲学-随笔-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728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中青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60 mm

印 张: 20.5

字 数: 349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50 元

责任编辑: 饶 涛 祁传华 装帧设计: 李 强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闲愁最苦”，这是诗人的情感；“闲思最乐”，这是哲人的品格。哲学需要有“闲”。古人如此，至今依然。人们成天忙于挣银子，忙于买股票、买基金，哲学之神却很难眷顾。我无非分之想，算“有闲阶级”，身闲、心闲；再者，我有思的偏爱。我的专业是哲学，哲学就是“思之学”。思，可以是思辨，也可以是思考。我没有思辨的才能，但我喜欢思考。当然，《闲思录》亦可称为《学思录》。孔圣人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言极有道理。

人是很容易遗忘的，特别是突然冒出来的所谓灵感。我们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应该尽快地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真正能记住的不多，何况那转瞬即逝的火花似的思想。我平常喜欢乱翻书，也愿“麻烦”大脑，如有所得，随手记下几句。我尽量不放过任何不期而至的思想。

帕斯卡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可算是千古名言。人虽然体能不如动物，但人能思。人比上帝伟大，上帝不会思也不会说，一切由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代思代说。泥塑木雕的菩萨也不会思不会说，它的所思所说是由人制定任人解说的“签”上。其实一切神说都是人说，包括各种经典在内，都是人之思。

人会思考。各种专业的人都在思考，各个行业的人都在思考。人人都会思考，都在思考。但哲学的思考与其他专业不同，它既是一种专业性思考，又是一种非专业性思考。物理学的思考、化学的思考、生物学的思考，总之各种专业性思考都属于专业学者们的思考，而哲学思考具有双重性。它是一门专业，哲学作为专业需要专门研究，自古至今，各个国家的哲学家都是某种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各个大学的哲学系都在讲授哲学，研究哲学。但哲学思考又与所有人的实践和生活不可分。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某一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哲学思考。政治家治理国家，军事家指挥战争，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哲学思考就体现在他们以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之中，即使是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也离不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实际生活中人的生活态度，人

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就包含着对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看法，包含着对人对事的价值评价，只是这种哲学思考处于不稳定的、片断的、自发的状态，它与世俗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并没有被意识到。所以哲学既在天上（具有思辨性和专业性），又在地下（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康德有句名言：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的东西。康德是大哲学家，我辈岂能望其项背。但他的这句话对于我们所有哲学工作者都是适用的。既然是搞哲学，就应该采取一种思索探求的态度。

《闲思录》虽名为闲思，但不是闲极无聊时的胡思乱想。我之所思都是一些哲学问题，与生活有关、与社会有关，甚至与我自己有关。哲学应该脚踏实地，因为哲学就在生活之中，可它又不能只停留在生活层面，它要提升，即变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我看对哲学同样适用，只是视角不同，提升和再现的方式不同。

我这一生最大的嗜好是“思”。它剥夺了我旅游的时间，外出参加会议的积极性，与朋友欢聚宴饮的兴趣。除了散步，我对时间是很“吝啬”的，我把它留给了对哲学的思考。可惜，什么名堂也没有弄出来，这也难怪。哲学并不是随便就能“思”出来的。它需要人生阅历，需要智慧，需要学识。章学诚说，历史学家需要史学、史才、史识。哲学何尝不是如此。哲学需要终身努力，需要废寝忘食，需要了断“凡心”，绝缘“红尘”，沉醉于名利者不应该投身哲学。一句话，追求智慧的确是一种痛苦。古代有位哲学家说过，找到一个哲学真理比找到一顶皇冠更有价值。心灵的满足就存在于这种自找的追求智慧的痛苦之中。

“平生不虑桑榆晚，最喜为霞尚满天。”我很喜欢这副联语，它催老人奋进。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但不以为然。老要活出个老劲。老有老的好处，可以少点物欲之苦、情欲之虑，也可以松开功名利禄的枷锁。写自己想过的东西，想自己要写的东西。力求不做“瓶装水”，把别处趺来的水装在自己的瓶子里。当然，这需要有长期的哲学磨炼。我相差太远，但尽力而为吧。

目录

第一篇

- 一、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盛宴” /3
- 二、走出神圣的哲学殿堂 /7
- 三、生活之树常青 /11
- 四、关于回归生活世界 /13
- 五、哲学问题来自现实 /16
- 六、生活的智慧 /20
- 七、要懂理论哲学，更要懂生活哲学 /23
- 八、哲学断想 /27

第二篇

- 九、众妙之门 /97
- 十、哲学的智慧 /101

- 十一、哲学的视角 /104
- 十二、哲学的远见卓识 /107
- 十三、哲学的真理性 /109
- 十四、哲学的妙用 /111
- 十五、再谈哲学的妙用 /114
- 十六、科学的哲学与哲学的科学化 /116
- 十七、哲学的使命 /122
- 十八、再谈哲学的使命 /126
- 十九、哲学的软肋 /129
- 二十、哲学的吓人和吓人的哲学 /130
- 二十一、哲学的慰藉和慰藉的哲学 /134
- 二十二、道存于屎溺之中 /138
- 二十三、哲学兴趣可以培养 /141
- 二十四、哲学家是死后才出生的 /145

第三篇

- 二十五、谁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49
- 二十六、有预见的马克思 /152
- 二十七、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154

二十八、辩证思维的灵活性与确定性 /158

二十九、合理辩证法与神秘辩证法 /160

三十、辩证法的现实性 /163

三十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 /165

三十二、辩证思维的本质是矛盾思维 /167

三十三、破与立 /170

三十四、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 /172

三十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万能公式 /174

三十六、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科学 /177

三十七、世界观真的那么重要吗 /181

三十八、有名万物之母 /184

三十九、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世界 /186

四十、提高对世界观重要性的自觉意识 /188

四十一、哲学主体与濠梁之辩 /191

四十二、唯物主义的哲学结论需要有科学的支撑 /193

四十三、唯物主义不是“唯脑”主义 /196

四十四、唯心主义何以“万岁” /200

四十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203

四十六、播糠眯目，天地易位 /206

四十七、认识的条件性和局限性 /209

四十八、庄子的难题和马克思的答案 /211

五十九、止于心，证于行 /212

五十、天才与泥土 /214

五十一、不要光棍式的自由 /216

五十二、观山与听琴 /218

五十三、数的奥秘 /220

五十四、无为与有为 /222

五十五、不能与不为 /224

五十六、论自由精神与精神自由 /225

五十七、未兆易谋 /226

五十八、利中之利与害 /228

五十九、立百体而谓之马 /230

六十、主体、主观、主观主义 /231

六十一、镜像与映象 /234

六十二、失其故行 /238

六十三、认识没有“最后” /240

六十四、非我无所取 /242

第四篇

六十五、价值与价值观 /247

六十六、再谈价值与价值观 /250

六十七、关于价值评价 /253

六十八、论普世价值 /254

六十九、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256

- 七十、论做人 /261
- 七十一、人为什么要回报社会 /264
- 七十二、为什么和为了什么 /267
- 七十三、知足与不知足 /269
- 七十四、理想的人生和人生的理想 /271
- 七十五、悲剧性的理想和理想的悲剧 /274
- 七十六、要区分精神的两种作用 /276
- 七十七、论耻辱感 /278
- 七十八、金钱没有臭味 /281
- 七十九、历史规律与历史目的 /284
- 八十、论时势使然 /286
- 八十一、历史不相信眼泪 /287
- 八十二、历史的不幸与历史的公平 /291
- 八十三、历史进步的吊诡 /293
- 八十四、社会主义与历史周期率 /296
- 八十五、论人类社会的假面舞会 /299
- 八十六、应时而变 /302
- 八十七、胡服骑射 /304
- 八十八、富则多事 /306
- 八十九、必然性与宿命论 /308
- 九十、真理需要寻找 /311
- 九十一、论个体生命的有限与认识的无限 /313

哲学闲思录

第一篇

一、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盛宴”

照我看，自古以来没有一门学问像哲学那样，离大众既远且近。

说远，因为哲学与政治、法律相比，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哲学家们又往往是用纯逻辑的范畴和概念，讨论那些形而上的问题。而且在一些哲学家的逸事中，哲学家都被描绘为衣衫褴褛、行为怪异、语言晦涩的人。他们或者是高人、是圣人，或者是疯人、是狂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哲学确实离他们太远。

说近，因为哲学元素其实就存在于人民的实践和生活之中。离开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就不可能有哲学，也不需要哲学。马克思关于哲学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哲学是自己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他还形象地说，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哲学并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

但是，旧哲学确实难懂，普通大众没有时间去抠原著、读经典，特别是对于那些玄而又玄云山雾罩的阐述方式，更是敬而远之。因此，任何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哲学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或者只是在少数同行中流传，那如同珍宝和黄金埋在土里一样。哲学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深入大众思想的深度。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盛宴”，而应该是大众都有可能享用的思想营养。

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哲学引向街头的哲人极为罕见，相反高居于大众之上，自以为只有哲学家才配讲哲学的人不少。在德国哲学史上，宣传超人的尼采就明确宣称，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是人民的领袖；哲学是把高高在上的受教育集团作为他们的公众，因此在哲学基础上建立一种大众文化是不可能的。

当代仍然有不少哲学家与尼采的看法类似，总认为哲学的本性与大众是格格不入的，它是知识集团的独占物。确实，从人类历史来看，哲学家真正走出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从而进入人民生活的极为少见。可这不能成为哲学与人民生活无关的根据。哲学家是一回事，哲学道理是另一回事。

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他们的哲学就是面对群众、面对现实的，掌握的人越多越有力量。马克思把哲学看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说无产阶级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当思想的闪光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毛泽东也一向重视哲学大众化的教育。他曾发出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认识武器的号召。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只是哲学家们的盛宴，而应该是全民特别是学生们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至今，人们对“大跃进”时全民学哲学仍多有非议。这种形式主义搞运动学哲学的方式确有缺点，不能重复。但哲学普及教育的功效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开口矛盾，闭口实事求是、办事要从实际出发之类，在街头巷尾时有耳闻。可惜，我们纠正运动式的群众学哲学的缺点，连哲学大众化也当作缺点抛弃了，这并不比洗澡倒掉婴儿好多少。

说实在话，西方哲学史无法普及，中国的老庄哲学或宋明理学也无法普及，也不一定需要普及。除专家专门研究之外，它们之中的精华，可以通过二手书，即研究者通过通俗化的著作，为人们增加哲学知识，提高文化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法，对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从事实际工作还是科学研究都是有用的。最近我读了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更坚定了我这种想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学者谈玄论道展现自己的思辨才能服务的，而是为了用。“用”并不是实用主义，而是为了展示和检验理论的真理。没有用的东西人们是不需要的。当然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有所成就，有所贡献，必须走正路、走对路。

所谓走正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李瑞环同志强调，学哲学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哲学就是要用基本原理。人们可以看到《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从基本原理来说并没有一个专业哲学工作者不知道的东西。可是在李瑞环同志手中，运用得那样卓有成效，能解决实际问题。它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过时，关键在于结合实际，在于应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理解为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重心全部放在提出新的原理、构建新的体系上。这不一定是正路。老实说，至今我没有发现哪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现了新的事实和材料可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有些哲学家包括年轻学者瞧不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认为基本原理还

是那一套，诸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 and 应用的，如此等等，以此来丑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这种说法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一窍不通。因为至今全世界关于哲学的争论，没有一个哲学派别和体系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能直接或间接超越世界的客观本性、世界发展和规律的客观性、人能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有关人的本性问题的争论。哲学的用语可以不同，论证的方式可以不同，但争论的问题和分歧的实质依然离不开这些基本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走正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著。现在我们有些哲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不重视经典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这很难走上正路。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提倡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的学习，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基本功。只要是哲学专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不认真钻研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就不合格。我建议，应该在哲学系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课程。

所谓走对路，就是方向要对，这个方向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贯穿始终的学用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也存在于结合之中。在中国坚持结合，当然是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的实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统一。李瑞环同志由一名工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道路，就是这种结合之路最成功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一切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这种学用结合。我们学习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并不要求这种结合。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哲学知识来学习，作为文化遗产来学习，从中吸取智慧，但并不要求我们按照它们的思想原则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它们不具有这种功能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作为哲学革命的集中表现，就是具有变革世界的哲学功能。不用于变革现实，它一无用处。而变革现实就要求与现实相结合。只有结合，才能创新，才能发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而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世界的功能，它必须交给群众，必须群众化和通俗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培养和发展自己哲学才能的正路。经院化、纯学术化和非意识形态化，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

李瑞环同志并不是专业哲学家，他原本是一位工人，后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样重要的是得力于他个人的才

干，包括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数十年如一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年以前，在一次专业哲学家的座谈会上我听过李瑞环同志关于哲学的发言，毫无教条气、学究气，思想深刻、语言生动，对我触动很深。从他身上我进一步证实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看法，即真正的哲学水平在于哲学思考，而不完全在于哲学知识的多少。哲学思考是一种哲学的应用和探索，而哲学知识的多少只是对别人思考结果的占有。我们在哲学思考中可以吸取前人或别人的哲学知识，但别人的知识不能代替我们的哲学思考。如果我们被困在哲学知识的“围城”中无法突围，永远坐在别人知识的围城之中，正如坐拥书城，终日困在图书馆中而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一样。这不是思想家，只能算是图书管理员。

德国出了个制革工人狄慈根，只读到中学二年级，完全靠自学成为哲学家，写过《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就》等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评价很高，虽然也指出了他由于缺乏系统学习而在用语和论证方面的某些缺点，但狄慈根终究是一位了不起的工人哲学家。

和西方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受压迫最重。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有出过工人哲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有些被送进大学学习，在一些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不少，但还没有听说有工人哲学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即使有，像李瑞环同志这样身居要职又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能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人政治家、哲学家，到目前为止只此一人。这是另一种鲁班，是政治家兼哲学家的当代新式鲁班。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大众的哲学，是很不容易的。虽然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就写了《大众哲学》，可至今七十多年，作为一个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感觉马克思主义哲学离百姓越来越远。我们的文章大众不爱看，有太多的术语、太多的雕饰。我们关注的问题，大众没有兴趣，而大众关注的问题，我们又不感兴趣。彼此对对方都不感兴趣，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有前途吗？

毛泽东提倡的哲学解放，看起来路程仍然遥远。我们宁愿同桌共餐的是同行，大家一起享受哲学的盛宴，而不愿跨出哲学家的圈子。如果我们在新时代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当作一种事业，把哲学餐桌的盛宴变为大众日常的普通饮食，在我看来，这不是哲学掉价，而是真正的水平。一个只会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行话的人，就是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物的人。列宁曾经说过，最高的通俗化就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

二、走出神圣的哲学殿堂

文学要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哲学同样应该跨出神圣的哲学殿堂走向生活。其实，哲学原本源于生活，但它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远离生活，从地上升入思辨的天国。

在人类哲学的童年，哲学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为解决人类生存中所面对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人类的思维跨过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它面对的自然力量以及原始神话与原始宗教的解释时，就进入了哲学领域。比起具体的栩栩如生的神话的形象，哲学思维无疑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但思辨性不同于思辨哲学。因为对世界统一性和宇宙生成论最早的哲学解释，都是从可见的对人类自身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出发的。

人类的生活经验不同于科学结论。生活经验依赖于观察，而科学结论决定于科学实验。所以最初的哲学总是与对生活的经验观察不可分。当被称为西方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说，万物来源于水，它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人类；没有水就没有动物，没有植物，也没有生命，因而也就没有生命世界。万物来源于水，这个道理并不来自科学的研究而是源于生活事实。生命万物对水的依赖是普遍现象，所以这个命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例如，中国哲学也有同样的思想，《管子·水地》一文中就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这一点上，管子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泰勒斯的观点。

水在人类生活，包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地位。不仅上述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且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道德和人性问题，都源自对水的特性的体悟。《道德经》对水的德性可以说是称颂备至：“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荀子·坐宥》中通过子贡与孔子关于水的对话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哲学的这一特色。《荀子·坐宥》是否为荀子后学所作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保存了重要的哲学思想资料。

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孔子：“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